

2025.7.21

星期一 乙巳年六月廿七

今日8版 第8839期

市场星报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追记闫树泉：
一个认真、执着、纯粹的新闻人

二十年如一日坚守采编一线，以默默耕耘的“老黄牛”精神，将毕生精力与全部智慧奉献给新闻事业。2025年4月30日，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掌上安庆编辑部主任闫树泉因积劳成疾、罹患癌症离世，生命定格在44岁。这位对新闻事业倾注全部热爱的新闻人，终停下了孜孜不倦的笔。闫树泉走了，却在不同人的目光里，活成了新闻人最动人的模样。

记者 吴承江 高斌 文/图

同事说

怀念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身影

在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，闫树泉的名字总与“办公室的灯”连在一起。同事们说，无论凌晨几点到单位，掌上安庆编辑部的灯十有八九亮着，灯下坐着的，准是那个瘦瘦的、戴眼镜的身影。他走后，那盏灯暗了，但关于他的故事，仍在同事们的讲述中传递着温度。

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采访部主任卢向波与闫树泉是安徽大学的同学，2004年一同进入安庆日报社，共事二十年。卢向波对他的第一评价始终是“好人”，这两个字里藏着太多细节。

新同事入职，稿子写得啰嗦，深夜11点多发来，闫树泉从不恼火，逐字逐句修改，还在电话里耐心打磨：“这里可以更精炼，你看这样改是不是更清楚？”往往直到对方弄懂，已是深夜。2022年，有记者去北京采访党的二十大，作为传统媒体记者转型做视频，一条片子改了十几遍，闫树泉陪着她熬，从镜头角度到字幕标点，微信聊天记录刷满了屏。“他哪像个主任？就是个手把手带徒弟的老大哥。”卢向波说。

这么多年，闫树泉没买过汽车，20年里骑坏了三辆摩托车。同事们开玩笑：“闫哥，你这摩托车够久了。”他总是笑：“能骑就行，省钱。”但对工作，他却很大方——自己掏钱买专业书，周末跑到外地学新媒体技术，为了掌上安庆的升级，熬夜查资料、试程序，成了“记者里最懂技术，技术员里最懂写稿”的人。

掌上安庆编辑部原副主任张馨与闫树泉做了十几年同事，最难忘他生病后的样子。闫树泉查出病来，还没确诊就开始手把手教她工作。会议怎么汇报，项目怎么推进，他在电话里一点点掰扯，生怕漏了细节。确诊后化疗期间，张馨常在凌晨两三点收到他的微信，不是提醒“今天有个通知要发”，就是嘱咐“那个稿子要再审一遍”。“我早上看到信息，心里又酸又疼——他疼得睡不着，想的还是工作。”

张馨和同事们去医院看望闫树泉，问病情、问家里，闫树泉说得淡淡的；可一提起“掌上安庆要改版了”“新来了个小记者很有潜力”等单位的事，他眼睛突然就亮了，能聊一个多小时，声音都透着劲。

担任部门主任期间，闫树泉带领同事大胆创新、迎难而上，报社新媒体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，新媒体用户总量从原来的不到2万到130万，安庆新闻网成功晋升国家一类新闻网站。闫树泉走后，同事们整理他的办公室，发现电脑里还存着没改完的稿子，桌角放着没开封的胃药。那盏常亮的灯虽然暗了，但他留下的认真、执着和温暖，像种子落在了每个人心里。

朋友说

他用生命诠释了热爱与担当

安庆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工作负责人陈璧第一次见闫树泉，是2005年的一个冬天。那天他去处理一起农民工工资纠纷，远远看见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蹲在工棚边，拿着本子跟农民工聊得火热。“他来得比我们还早。”陈璧说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报社记者闫树泉。

冬天的工地寒风刺骨，有位农民工冻得直搓手，闫树泉二话不说摘下自己的手套塞过去。“我就是农民的儿子。”他笑着解释，眼里没有丝毫作秀的成分。陈璧那时就觉得，这个记者不一样——他不是站在旁边记录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劳动者的一份子。

“他是舍身入局，不是袖手旁观。”陈璧说，有一年春节，别人阖家团圆，闫树泉却陪着他在地守了三天，直到农民工拿到工资才踏实回家。

安庆市大观区玉琳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刘亮认识闫树泉，也是因为一次采访——两人竟是同校同届的校友。一来二去熟了，刘亮才发现，这个看起来憨厚的校友，对文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敬畏。

“他出的稿子，连标点符号都挑不出错。”刘亮说，那时他在安庆市工商局大观分局负责宣传，见过不少记者，但闫树泉是唯一会把写完的稿子主动发来，请他“帮忙看看”的。明明稿子已无可挑剔，他还是客气地说“多提建议”。有次刘亮忍不住问：“这么较真干嘛？”闫树泉笑了：“笔下是政策，是老百姓的事，错一个字都可能出乱子。”

在安庆市中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路俊眼里，闫树泉是个“把命都要扑在工作上”的人。几年前第一次因体检见面，路俊就劝他：“兄弟，这么熬下去会出问题的。”那时闫树泉刚接手掌上安庆，天天熬夜，眼里全是红血丝。

“去年他拿着癌症诊断书，还跟我规划‘两三个月后上班’。”路俊红了眼，化疗期间，管子还没拔，就着急问“能不能早点治好回去干活”。路俊骂他傻，他却笑：“手上还有好多稿子没审呢。”

路俊说闫树泉心里装着个“修齐治平”的梦。他想做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却总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对家人亏欠；他想把工作做到极致，却常因精力有限而焦虑。可他从未抱怨过，只是闷头往前冲，像头老黄牛，把苦自己咽了，把甜留给别人。

闫树泉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，只是个真正把心掏给工作、掏给群众的普通人。可正是这份普通里的执着与热忱，让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记得：曾经有个叫闫树泉的记者，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热爱，什么是担当。

妻子说

理解了他用生命浇灌的新闻情怀

在妻子陈颖的记忆里，闫树泉仿佛是一台不知疲倦的“工作机器”。

周末，别家夫妻常带孩子出游，他总往单位跑，理由是“办公室才静得下心”；孩子上六年级时，他辅导作业累得打起呼噜，枕边手机仍在不停震动；河北老家的父母一年难见几面，春节在家待不过两三天便匆匆返程。陈颖曾忍不住埋怨：“单位离了你就不转了？家就不需要你吗？”他却轻声回应：“岗位特殊，稿件半点错不得，这是职责所在。”那时的陈颖未曾想到，这“职责”二字，重到让他甘愿燃烧自己。

2019年掌上安庆筹建，报台融合前夕，工作专班成立，闫树泉任编辑组组长。“真正认识到他对工作的痴迷，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。”陈颖说，彼时的闫树泉则像个执拗的老农，捧着满腔热忱悉心侍弄。他每天清晨八点到岗，常忙至凌晨两三点，审完最后一篇稿子，办公室的折叠床便成了他的另一个家。“回去也就睡三四个小时，不如在单位踏实。”闫树泉总这样笑着说。

2024年清明，闫树泉因腹痛难忍去检查，一张癌症诊断书让一家人措手不及。医生说，长期熬夜、作息紊乱是重要诱因。即便化疗期间，他手机里的工作群从未停更，常常说：“等我好点，还能回去审稿子。”

闫树泉去世后，同事们来家里探望，说起他带新人时连请假条都手把手教，从未与谁红过脸，抽屉里总备着胃药却总忘了吃。陈颖这才拼凑出他的全貌：对工作，他是严苛到偏执的“老黄牛”；对旁人，他是温和热忱的“闫大哥”；唯独对家人，他欠了几分陪伴。“以前确实有不理解，现在却懂了，他不是不爱家，只是为了一份情怀，甘愿燃烧自己。”

2025京皖供应链
促进推介会举办

03·安徽新闻

近期我省居民生活
必需品市场物丰价稳

02·政务资讯